

二〇二一，中國「牛」年

如是我見 陳中威

二〇二一年，全世界彷彿一直在期待它的到來。轉眼間農曆新年一過，如今已踏入陽春三月。二〇二一是辛丑牛年（The Year of Ox），想來這頭中國牛確實不一樣，肯定是一頭影響全球大局的祥牛。

二〇二一年元月後，美國換了新總統，民主黨入主白宮，重新加入《巴黎協定》、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國際組織，折返前朝曾經撒野的領域，按照既有的遊戲規則，拒絕不再玩。

重返國際政治大舞台，是否意味著再主天下？其實作為一個大國，美國不應將自己的一套所謂普世價值強加於別國身上。民主、自由及人權都不是絕對單一的某種理念。在特定的歷史、文化、地域等背景下，應各自發展，互不干預。作為政府，必須以保護本國人民生存權為首要責任。一場世紀疫症，超級大國的前任政府在保護美國人生命及生存權方面，無疑存在極大失誤。失去了五十多萬寶貴的生命，而這五十多萬生命

背後還有五十多萬個家庭。此情此景，情何以堪！什麼是人權？人權肯定包含人的生存權。

美國卻時常以站不住腳的雙重標準，偏執地用「人權」兩字粗暴地干涉他國或地區。當衝入美國國會的示威者被視為暴徒，甚至中槍倒地而亡時，美國可曾想起自己對大肆破壞香港立法會的行為稱作「美羅風景線」？站在自己的道德高地，去俯視及打壓別人的一貫伎倆，當巨石壓到自己腳上時，不得不暴跳如雷。何其諷刺。

二〇二一年，世界估計不會頓然復甦，距離回歸平穩，還會有一段頗久的過程。根據國際民航組織（ICAO）報告，全球航空業要回復二〇一九年的空中載運量，起碼要到二〇二三年，這當中最重要的是視乎新冠疫苗接種的情況而定。不管怎樣，當世界病了時，請好好保重自己，珍惜身邊的人事，不要將疫症病毒作為一種武器去攻擊傷害他人。

二〇二一年，世界局勢瞬息萬變，中國領導人在牛年提出了「三牛」精神。外練不如內修，打鐵還需自身硬。作為一個以保護人民生命為首要任務的大國政府，於關鍵時刻當仁不讓地提出，發揚為民服務孺子牛，創新發展拓荒牛，艱苦奮鬥老黃牛的精神。在全球風雲莫測、錯綜複雜的當下，國家政府一如以往以人民百姓為中心，全心全意為之服務，並繼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竭盡全力做好防疫防控。

二〇二一年，或許我們仍未能如以往般走出國門，去看看世界。但在常態化的防疫措施下，人們在內地到處出差工作、旅遊探親等等，目前幾乎是暢行無礙。而在香港，也期待早日通關與豁免隔離。

想像一下，五年後或者更久些，當我們再次回看這兩年發生的事情，地球患病，世界幾乎停頓了。在人類與病毒搏鬥中，那些為拯救他人，並為族群付出生命的逆行者，那些為保護國人，且為世界擔起重任的國

家，還有日以繼夜、爭分奪秒地研發疫苗的醫療團隊，都會為世界留下光榮的一頁。你會看見真正熱愛地球，珍惜生命的人正在將自己研發生產的疫苗，源源不絕地運去世界各地。在有效地遏止了自己國內的病毒擴散情況後，更為世界人民作出貢獻。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就是在追求本國利益時，也兼顧他國合理關切？這些共同的國際間互相扶持與幫助，正體現出大國應有的責任、擔當及風度。

不久前，中國宣布向全球四十多個國家，提供五億劑疫苗。還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已推出「國際旅行健康證明」。相信有了「疫苗護照」，不久的將來就能出行全球，而且更為安心方便。

我們期盼二〇二一，中國牛年，世界能逐漸穩步踏上康復的軌跡。就讓這頭中國牛牽引着世界，一步一步慢慢重新向前邁進吧！

二〇二一年，中國，牛！

文創人才之養成

近年內地文創發展日新月異，百花齊放，由電視電影製作到產品設計、建築、視覺藝術等文化創意產業非常蓬勃。蓬勃的背後，固然需要大量人才支持。而人才培育離不開成熟的藝術教育體系。

內地的藝術教育體系以培養藝術尖子人才為目標，與學術研究是分開的。全國知名的中央戲劇學院、中央美術學院、杭州的中國美術學院、廣州美術學院、上海戲劇學院、上海音樂學院等等藝術學府，擁有其獨立的收生方法和模式，既會招收在藝術上有一定天分的學生，也注重學術能力。各省市也有不同的藝術學院和學校。

文創產業講求團隊合作，若沒有足夠人才，就像只有將軍無士兵的軍隊，難以打勝仗。就香港目前的情況而言，文創發展彷彿困於瓶頸。這與本地的藝術教育體系不無關係。比如，香港理工大學的設計學院，它的收生標準是根據學生的高中文憑試成績，除了考量成績達標，學校並沒有自主權去另招一些別具天賦的學生。加上香港是經濟掛帥的商業社會，中



善治若水 胡恩威

學考試制度並沒有把人才分流的功能，因此文創產業的發展難以從根本上注入新血或系統性地培養專業人才。

香港若要推動文化創意，首要的工作或許是將相關的學科分流出來，開設一個專門的招生系統。這樣有助於吸引具備藝術天分和學術基本功的人進入大專體系。藝術發展需要的人才很多。除了藝術創作，也需要配套人才，比如藝術管理、經營、製作、宣傳等等。這些都是文創產業的基本。但是說到底，文創產業的基因是藝術。藝術教育才是核心中的核心。

但是香港近年似有把藝術教育邊緣化、活動化的趨勢。雖然湧現了很多藝術教育活動，但是沒有具備真正能夠培養人才的藝術教育系統和目標。藝術教育有兩個簡單卻影響深遠的目標：一是培養藝術家，二是培養觀眾。多年以來，香港曾出現過一些關於藝術教育的報告，但是最後很多都沒有落實或執行。為什麼呢？再看耗資四百多億元的西九文化區，它對香港藝術生態的實際作用和影響如何？我拭目以待。

流量可以變成正能量嗎



自由談 賴秀俞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有些人談起目前的流行文化，都用痛心疾首的口吻斥責在一眾青年偶像佔據諸多文化資本的娛樂文化場域中，整個流行文化籠罩在「泛娛樂化」的陰影之下。由資本邏輯主導的平台唯流量論，流量明星的出現使「劣幣驅逐良幣」在內容生產市場中反覆上演，它們將青少年所身處的文化環境導向「娛樂至死」，缺乏社會責任和公共意識。

似乎，這些以流量為標誌的青年偶像，其存在缺乏一種正當性。雖然，這些批判性話語不失為一種對現實的警示。近年來不少由青年偶像引發的公共事件，都呈現了「過度娛樂」所造成的惡果。不過，對一種文化的反思並不意味著將之殲滅，關鍵在於回應其背後的問題：青年偶像，尤其是其中被大眾廣泛「狙擊」的焦點群體——流量明星果真有「原罪」嗎？

從那些人對「泛娛樂化」的批判性話語中，我們的確看到了一種流量的負面效應，但是這並不是如今流量生態的全貌。本質上，這種「原罪論」的認知背後反映出大眾看待跨圈層的「泛娛樂化」生態時的「傲慢與偏見」。他們為當今的娛樂文化唱輓歌的同時，似乎假定了曾經存有一個文化意義上的「黃金時代」。篤信這套話語的人常掛在嘴邊的兩個詞，是「曾經」和「不再」。那麼，這種近年來針對「泛娛樂化」議題產生的批判性話語，不是一種拒絕現實的懷舊想像嗎？

這不是一個新鮮的現象。踏入新世紀以來，在整個文化場域中，這種懷舊不絕如縷。新世紀初，很多人懷念八九十年代中理想主義的光芒。新世紀第一個十年過去後，新一波的懷舊捲土重來。這一次，懷舊的對象變成了新世紀初，中國互聯網的童年時期。時代總是在變動中前行，但這種懷舊想像就像一塊化石一樣，只是從一個博物館挪到另一個博物館。於是我們會看到，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的當下，人們又開始懷念上一個時代的文化狀況，並以此拒斥當下相對「異質」的文化生態。這些「黃金時代」的愛好者們所想像的舊日光



▲內地綜藝節目《這！就是街舞》已播出三季，曾由易烱千璽（左起）、張藝興、王一博等擔任明星隊長。 資料圖片

環，實質是一種「正典」的光芒。然而，在當今這個「分眾時代」，許多迥異的文化形態都擁有它們的受眾和平台。「分」並不意味著失序，相反，固守曾經相對單一的文化場域，如今的多元文化具有更多嶄新的活力。而這才是我們今天的中國社會大眾文化迫切需要的發展動力。

並且，時常被忽略的是，目前「泛娛樂化」的文化生態並非是鐵板一塊，其內部仍有相當複雜、具有差異性的一面。在中國當代文化的新時代轉型中，這種文化生態的發生、發展自有脈絡可尋。其蓬勃的生機與活力，也不一定總會導致失序，它更多地意味着可能性。事實上，它在近年來不僅被主流意識形態賦予正當性，而且後者也為前者賦能。這讓素來以「資本泡沫」著稱的流量轉化為一種實實在在的正能量。

現如今的主流大型晚會、主旋律電影、紅色革命歌曲、國家形象宣傳片、國家體育賽事宣傳片等一系列以主流意識形態為主的文化產品看到青年偶像的形象、聽見這些年輕人的聲音。在最近《人民日報》發布的最新國家形象宣傳片《中國再出發》中出現的念白聲音，就來自目前當紅的青年偶像王一博。此前，他以「Z世代」icon的身份演唱的《青春恰時來》是新華社獻禮「十四五」的青春讚歌。

雖然這種正當性構成了對產業自主性的壓力，但這種壓力使這些娛樂節目、偶像形象的文本生產呈現出一種強烈的民族文化認同。例如曾經的嘻哈音樂首次出現在綜藝節目中時呈現出鮮明的地下文化屬性，但如今我們在《中國新說唱》、《說唱新世代》看到了它作為一種音樂類型在

「中國化」的過程中發生的迭代，這標示了一種正向的青年力量。並且，它具有鮮明的民族文化特性，「中國風」作為一種元素在其中大放異彩，繼而成一種創作意識。其中主張將「中國風」與「國際化」在說唱音樂中進行融合的主要推手，正是一位被稱為上一代「頂級流量」的青年偶像吳亦凡。

同樣地，街舞也是一種西方的地下文化，但它進入中國的文化娛樂市場之後，呈現相當濃厚的中國民族文化屬性。在《這！就是街舞》中，以張藝興為代表的幾個作為隊長青年偶像對街舞與「中國風」的跨文化結合進行大力推廣。張藝興還將以Krump（狂派舞）與中國文化相結合的舞蹈作品帶到了今年的央視春晚舞台。

在「我與我的國同在」等抒情歌聲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青年偶像所塑造的青年文化凸顯出鮮明的民族性，這是一種強有力的民族文化自信。當這樣的歌聲成為許多青少年耳機裏流傳的音樂時，青年偶像的文化形象已然改變，他們並不是上一個世代被視為叛逆的象徵的青年偶像，實際上，這些青年偶像不僅在文化輸出上化身為一種「中國潮流」，並且，他們經過「泛娛樂化」的文化生態，能夠輕易走進青少年的娛樂消費，成為後者閱讀的「中華民族文化文本」，於是，青年偶像的流量轉化為青少年接收的正能量。這在揭示一種宣傳上的有效路徑之外，更具啟發意義的是，它為我們展現出娛樂的教育可能性。當這種教育功能藉由「泛娛樂化」的文化生態進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之後，它在文化認同上的效能將開始生根發芽。

《繼承之戰》

出於好奇，我找到了美劇《繼承之戰》（Succession）資源，想看看它講述了一個什麼故事，因為在此劇獲艾美獎之前，我對它聞所未聞。

《繼承之戰》第一季貌似披了一層家長裏短的外套，內裏充滿「商戰」的硝煙，每個人物看上去也非等閒之輩，總憋着要扳倒對方撈一票的勁兒，即使對方非父即子。劇中這一家人倒是個個性格鮮明，演技生活化，略帶一點誇張式的表演，也不突兀。有意思的是，此劇看似輕鬆喜劇，配樂也照着這種氣氛走，但一直看下去心往下沉，不禁感嘆——人啊人，何必呢？這足以說明編劇高明，出色地拿捏住了敘事與敘事者間的距離，從而遊刃有餘。

看完第一季，我略感可惜，全劇不算深刻，只是始於情節而終於情節，其實有許多劇情可以抓住剖析人性，卻被不經意地滑過去了。是的，它本來有太多的機會去刻畫和展示人性深度：一個由父親執掌的龐大的媒體商業帝國，卻因父親的一個意外病危激發了兒子的篡權野心，結果父親又康復了。但兒子的貪婪之欲一旦被



旋轉舞台 王斌

點燃便難以熄滅。很快，又有了一次陰謀化的內部顛覆，卻又再度失敗，以致玩陰謀的兒子被逐出了權力之局。兒子心中不甘，再一次反撲般的預謀奪權。眼看成功在望，結果竟由自己釀造的一次意外事故，讓他功虧一簣，眼看就要敗落的父親

再次扳回敗局。奪權者之兒子在無奈之下只好垂淚向老謀深算的父親俯首稱臣。

此劇是以一個商業大家族入手的，且由「商業」之名牽出一個特別的家族倫理。而這個倫理若以傳統的道德眼光衡量，簡直是爛透了，因為正常的親情關係皆被商業之計較與謀算嚴重侵蝕了，也就變質了。沒一個好人，個個圖謀不軌，憋着一肚子壞水隨時準備坑人沒商量，哪怕對方是父親或兄弟姊妹，照坑不誤。因為利益才是商場上的最高倫理，基於此——「最高」，就可以六親不認——這是我看後的個人總結。

第一季就這麼走過來的。談不上有多麼精彩，但也能看下去——看他們怎麼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看人性在強大的利益面前能撕裂和摧毀到什麼程度。所以我說應該讓英國人或德國人來處理這個故事，他們估計就奔向對人性的剖析和透視。美國人顯然也想着往那個方向奔，但似乎又奔不進去，有認識的局限，於是只好繞着情節開始轉圈了。

美劇有值得讚賞的地方：一是會編故事；二是有健全而非扭曲的人生價值觀。而《繼承之戰》的編導們則始終以一種超然的、稍帶點置之度外的態度，戲謔般「看」着他們鏡頭下的那些人物，於是，一種批判性的視點便被悄然地植入了。

拉斐爾的藝術 不可能的相遇



市井萬象

「拉斐爾的藝術：不可能的相遇」展覽正在廣州圖書館舉行，展覽通過數字採集和製作還原技術，數字化呈現了拉斐爾的三十六幅代表作。

展期至四月二十五日。圖為觀眾用手機拍攝展品《椅中聖母》。

香港中通社



故事。《繼承之戰》講述傳媒娛樂大鱷的家族 資料圖片